

羅

光 著

中國哲學思想史

清 代 篇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羅光著

中國哲學思想史

清代篇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中國哲學思想史 清代篇（全一冊）

著作者：羅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業字第 一一〇〇 號

發行人：丁

文治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
電話：三三三三七・三三三〇七
答

定價
精裝新臺幣 四二二〇元
平裝新臺幣 三七〇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初版

1209—7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導論

一

清朝統治中國，自公元一六四四年到一九一一年，爲時兩百六十八年，算爲中國歷史上一個長久的朝代。清朝爲滿清人，以異族入主中華，帶來民族情緒上的衝突。清初大儒，隱迹山林，逃避官職。康熙皇帝乃學元世祖的政策，採用儒家思想來治國，自己讀四書，尊崇朱熹。開博學鴻詞科，延取士人。編纂叢書：康熙字典，爲空前的字書。淵鑑類函，包括天時地理人事的典故。圖書集成，由雍正帝完成，編纂經歷二十五年。乾隆帝繼位，爲清朝極盛的時代。乾隆帝喜好文學，能書能詩，纂修四庫全書，共收古今書籍三千四百七十部，七萬九千零十八卷，爲空前的浩大叢書。兩朝皇帝又纂修了許多經義和會典的書籍。雍正帝雖不是文人，却深信佛教，親自參禪，號圓明居士，選輯禪師語錄，爲御選語錄。乾隆帝下諭

雕刻大藏經。康熙時，且重用西洋天主教教士，從事科學的傳譯，後因祭天敬祖的禮儀問題，降旨驅逐教士出境，斷絕了傳習西洋科學的途徑。然最可惜的，則是文字獄。滿清皇帝雖習儒學，然也明瞭儒學傳統是排斥夷狄。清初儒者的民族思想，常留在學者心中。因此大興文字獄，在康熙朝，有莊廷鏞的「明史之獄」，戴名世的「南山集之獄」。在雍正朝，有曾靜、張熙的「呂魯良詩文之獄」，查嗣良的「維民所止之獄」。在乾隆朝，有胡中藻、鄂昌的「乾三爻不象龍說之獄」，有徐述夔、沈德潛的「一柱樓詩之獄」，和查禁錢謙益詩文的詔令。因此，清朝文人便不敢再表顯民族思想。但文字獄對於研究理學，並沒有直接的影響，何況康熙、乾隆兩代，都尊崇朱熹。漢武帝曾罷黜百家，一尊儒學，漢朝却沒有一位大思想家；清康熙乾隆推崇朱學，清朝也沒有一位大理學家。

清朝的哲學思想，一方面和明末的哲學思想相連接，一方面受政治環境的影響，乃造成一種畸形的色彩，沒有走上正當發展的途徑。

明末的哲學思想，以劉宗周（蕺山）為代表，由王陽明的「心即理」，走向朱熹的「格物致知」；然不接受朱熹的理氣二元而主氣，以性為神，以心為物，強調慎獨。黃宗羲為劉宗周的弟子，宗朱熹。明末學者的趨勢，因着國家政治軍事的失敗，趨於實學。黃宗羲因而有實學的領袖之稱。

明末，因宦官專權，政治腐敗。社會民衆受官吏的剝削，又逢天災，遍地饑荒。張獻忠、

李自成乃舉兵作亂，攻破京城，逼死崇禎皇帝。在對滿清的軍事上，也因朝臣不和，守疆大臣迭遭貶殺，清兵乃得入關。以異族入主中國，引起强大民族意識的反抗。

黃宗羲宗朱熹而專實學，著明夷待訪錄，列舉各種社會問題，對於賦稅、土地、貨幣，都提出答案。對於政治，著有「原君」、「原臣」、「原法」幾篇文章，發揮民主政治的理想。但是他的學術成績，則在於明儒學案。

同時有顧炎武，反對明末學風，研究明朝的衰亡，歸罪於王學的空疏，也力主實學。然他不走黃宗羲的政治和學術評論的路，而走歷史研究的路，又提倡研究經學，開考據訓詁的門徑，作音學五書。他對地理很有興趣，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城志。平生走訪各省，著有日知錄，記錄自己的經驗和讀書的心得。但是他的專長，在於歷史，每研究一事，必詳細研究事情的本末，參以佐證，且力求學以佐用。

黃、顧兩氏，都具有經世之才，也抱着救世之心；可是自身所處，乃是天崩地裂，異族入主的時代，便決心避世，辭官不就。然而清朝的學術思想，由黃顧兩氏已開了途徑。反對王學的空疏，進而攻擊宋朝的理學。攻擊宋學的理由，不是亡國的罪名，而是離經叛道的大惡。炎武已開始說經學即是理學，後來惠棟、戴震、阮元等人以考據為經學，經學成為了漢

學。

實學本是實用之學，爲經世致用；顏元、李塨乃倡恢復孔孟的實踐之學，以孔門的射、御、書、數爲實學的內容。他們的哲學思想，沒有理學的理和性；但是以爲惡來自習染，須修身嚴肅，克己改惡。

清唐鑑作國朝學案小識，曾國藩爲作「書後」，曾說：

「我（清）朝崇儒一道，正學翕興，平湖陸子、桐鄉張子，開誠辭而反經，確乎其不可拔。陸桴亭、顧亭林之徒，博大精微，體用兼該；其他鉅公碩學，項領相望。」（曾國藩全集文集，頁五十五 漢苑出版社）

「平湖陸子」爲陸龜蒙（茶書），「桐鄉張子」爲張履祥（考夫），在學案小識中列第一卷，陸在前，張在後，兩氏被視爲清朝理學的嚮導。學案小識有沈維鑄的序文，序中說：

「綜舉國（清）朝諸儒，次第甄錄，首列傳道，以清獻、揚圃、桴亭、清格爲正宗，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爲異道，得所異而道不孤也。于北溟以下

四十四人為守道，得所守而道益明也。又次黃黎洲以下，為經學，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。卷末附心宗終焉。」（清學案小識上廣文書局）

清獻乃陸龜蒙，揚圓爲張履祥，桴亭則陸世儀，清恪爲張伯行，四學者皆清朝初葉人，傳程朱的理學。學案中說陸龜蒙「嘗謂聖門之學，雖一以貫之，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。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。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，亦宗朱子而已。宗朱子爲正學，不宗朱子則非正學。」（清學案小識上卷一，頁二）學案說張履祥「窮理居敬，宗法考亭。知行並進，內外夾持，無小無大，無粗無精，無一念非學問，無一事非學問。」（同上，頁十）學案論陸世儀，「篤志聖賢，謹守程朱家法，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程，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爲工夫。謂只提一敬字，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。」（同上卷二，頁六）學案論張伯行「學以程朱爲準的，不參異說，不立宗旨，主敬以端其本，窮理以致其知，躬行以踐其實。」（同上，頁十一）學案列四氏爲「傳道學案」，他們都是傳程朱之道，但保有當時實學的風氣，少講性命之理，多行實踐工夫。他們四人，都有集作，然在哲學方面沒有自家的見識。其他翼道和守道的學者，也沒有哲學上的特點。這一系列的學者代表清朝的理學，然而清朝理學的思想則是由王夫之作代表。學案列王夫之於第三卷，稱爲翼道的人，實則清朝唯一的哲學家，乃是
他。

王夫之的哲學思想，以易經爲基礎，以尚書和論語中庸作資料，接受張載的學說，發揮「氣」的思想。宇宙由陰陽兩氣並立而相運交。在太極中兩氣未顯明，爲形而上；陰陽顯明爲兩氣，爲形而下。兩氣運行不息，化生萬物。在物內仍舊運行不停，乃創「性日生而命日降」的學說。王夫之又精於歷史，所著讀綱鑑論和宋論，發揮歷史哲學，以天命氣運貫串歷史。王夫之的著述豐富，但因他極力反對滿清，逃亡在窮鄉僻壤，生時，所有的著作都不能刻板傳世。清初和清中葉的人，很少知道他，因此對於清朝學術思想，沒有大影響。清朝末葉，曾國藩以復國元勲的地位，敬重自己的同鄉，乃刻王夫之的遺書，親爲作序。序中說：

「其身長逝，其名寂寂，其學亦竟不顯於世。荒山敝榻，終歲草草，以求所謂育仁之仁，經邦之禮，窮探極論，千變而不離其宗，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。先生沒後，巨儒迭興，或改良知捷獲之說，或辨易圖之鑿，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，正詩集傳之疏，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，號為卓絕。先生皆已發之於前，與後賢若合符契。雖其著述太繁，醇駁互見，然固可謂博文約禮，命世獨立之君子已。」（曾國藩全集文集，頁四四 王船山遺書序）

顏元、李塨生在船山以後，沒有讀船山的書，思想不相合。顏元、李塨素稱爲清朝的哲學家，因在舉國學者都傾於考據訓詁的風氣中，他們師弟兩人能够講求義理之學，力求以孔孟之道修身立德，實在可以令人稱佩。

二

清朝的代表學術，爲經學，又稱漢學。考據訓詁的漢學，在清初的顧炎武和王夫之已經開端，顧氏講音韻，王氏講訓詁。然而他們講考據乃是以考據以解釋經書，追求義理。僅以考據作訓詁，則起於閻若璩和惠棟。考據的風氣起於反對宋學。明末學者責斥王學空疏，誤國殃民。清初學者尙忠守宋學，然反王學的趨勢漸漸走向反對宋學，以宋朝理學論理論性，空玄不可捉摸，便套以空疏的罪名。清初繼明末的實學，由政治和歷史走入考訂經書，以考據和訓詁爲腳踏實地的實學。「經學即是理學」。爲攻擊宋學，提出漢學。

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，考證古文尚書和孔安國的尚書傳爲僞書。惠棟作九經古義、易漢學、周易注、古文尚書考。胡渭作易圖明辨，辨明先天後天易圖和河圖洛書都是後人的著作。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、大學古本。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、六書音韻表。王念孫著讀書。

雜誌、廣雅引疏、王引之著經義述聞。

考據家中，能有哲學思想的，則爲戴震。戴震不以考據訓詁爲學術的目標，學術目標在於義理。經書的義理以訓詁爲根據，也爲範圍。他攻擊宋明理學者隨便解釋經文，尤其攻擊朱熹的性卽理。理不是抽象的理，而是事物的條理。性不是生來而有的「如一物」的性，而是食色的欲。他著有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，以孟子所說的性和孔子所說的性相調協，性無不善，習則生惡而相遠。但是戴震走不出訓詁的範圍，關閉在事物的形色裏，不能進入推理的形上境界。

在考據家中，追隨戴震而談義理的，有焦循（里堂）和阮元（芸台）。焦循著有易通釋、孟子正義、論語通釋、雕菰樓文集。他最佩服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，以漢學訓詁說明宋學義理；因宋學的義理，應以孔孟的義理去評衡，不能以爲宋學的義理，就是孔孟的義理。他分當時研究經學的人爲五派：一、通核；二、據守；三、校讎；四、摭拾；五、叢綴。他最不看重據守的學理，自己願意是個通核的貫通全經的學人。

阮元則是清朝考據學的殿後人，他官至內閣大學士，平生喜歡提倡經學，又編輯皇清經解，他很崇拜戴震，自己也主張「食色性也」，欲卽性。排擣欲在性以外，乃是佛教的思想；唐李翱講復性，乃是莊子的思想。儒家則是任情從欲而求樂，以禮爲節制。但是他沒有

懂得孟子所講仁義之性，也沒有懂得孟子所講的性命之分。

阮元去世的次年，洪秀全在廣西起兵作亂，佔據了也蹂躪了清朝的半壁江山。江南富饒的地區，成了兵後的廢墟。曾國藩雖平定了太平天國，然而國家元氣大傷，已經不是埋首故紙堆中，追求字義聲韻的時候了，學術界遂起了新的趨勢。一種趨勢爲曾國藩的樸學，一種趨勢爲龔自珍和魏源的公羊學。

三

當考據訓詁學最盛的時候，清初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的史學，尙有傳人。繼黃氏的明儒學案者有全祖望，祖望和黃宗羲的兒子董百家著宋元學案。寫史者有萬斯同的明史稿。然而真能繼王夫之的歷史哲學思想者，乃爲章學誠。學誠著有文史通義、校讎通義，他不滿於考據學者所說的經學就是理學，他說道的大原出於天，不能說完全藏於六經以內，應隨時研究以發明。他以爲六經皆史，史則包括一切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的實迹。

清朝的國勢和社會安寧，自順治、康熙、雍正到乾隆，達到了極盛的時代。國內平安，蒙古、新疆、西藏也相繼平定。江南的絲業、紡織業、陶瓷業、鹽業都相當發達，民間已多

富裕的人家。但是自嘉慶以後，內憂外患，相繼迭至。國內會黨如天理會，白蓮教常作亂，西南苗猺等民族又反叛，後來洪秀全起兵成太平天國，幾乎亡了清朝。對外，因鴉片戰爭後，締約通商，後來英法聯軍；日本起算；以致八國聯軍，清朝已經不知應付。

曾國藩則在天下大亂以後，力行孔孟修身之道，謹守禮制，以建立士氣，改正風俗，挽救國家的頽勢。國藩以清朝的學術，對於國家，沒有建設性的貢獻，今後宜在實際生活上以建立倫理道德。

「乾嘉以來，士大夫為訓詁之學者，薄宋儒為空疏；為性理之學者，又薄漢儒為支離。鄙意由博乃能返約，格物乃能正心，必從事於禮經，考叢於三千三百之詳，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，然後本末兼該，源流畢貫，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，皆禮物所應討論之事。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，秦氏五禮通考，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，而息頓漸諸說之爭。」（覆夏殿甫 曾國藩全集
書牘，頁九三五）

國藩的學友，有倭仁、劉蓉、羅澤南等人，都治理學，格物窮理，存心養氣。

然而清朝的國勢已到了末運，歐洲列強和日本，步步進逼中國。清廷只知道割地通商，社會有識之士則提倡改革，公羊學派乃走上政治改革的路。康有爲爲公羊學的代表；公羊學爲今文學，起於清中葉的莊存與、孔廣森、劉逢祿、龔自珍。漢朝經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派，漢以後古文派得勢，學者都宗鄭許，今文經學公羊傳已成絕學。清朝經學宗漢古文學，莊孔等人忽提出公羊傳，研究孔子春秋改制。清末國勢既面臨危急存亡的時候，康有爲乃依據公羊學而倡議變法。公羊之學有所謂「張三世」、「存三統」、「異內外」的三科，康有爲主張孔子託古改制，爲素王；又以禮運的大同，小康配三世，而主張大同。他著大同書，幻想一烏托邦，破除一切制度，全球爲一國家。他的私淑弟子譚嗣同襄助變法運動，不成，以身殉。嗣同曾著仁論，仿有爲的大同書，以仁而廢除家庭國家的限制，以仁通於天下萬物。

戊戌變法雖失敗，改革的聲勢已遍及全國，產生接收西學的聲浪。國人所遭受者，爲西洋的「船堅砲利」，認爲西學即是自然科學；且以歷代傳統的儒學爲不合時代的廢物，應予拋棄。民國成立後，乃有全盤西化的行爲，認科學爲萬能，哲學爲文學幻想。

有清一代，沒有一位大思想家。史家說原因在於清朝皇帝箝制思想，大興文字獄。故清初唯一的思想家王夫之藏匿草莽，不爲世人所知。然而也因爲學術研究的盛衰，循自然的趨勢。理學由宋到明，已經到了全盛時期，在明末則已顯出衰敗的氣象。接着喜歡講理論的理

學，應有一種實際的學術，清末遂有史學和考據學的興起。考據和史學到了極盛以後，必然走向衰頹的路，理論的學術又該復興，因而清末有曾國藩的理學和民初的佛學。但是國家的存亡，較比學術的研究更重要，清朝最後幾年和民初，大家所專心注意的事，在於救國。全盤西化，接收科學，成爲學術界最顯明的現象。

中國哲學思想史 清代篇

目 錄

導 論

第一章 清代初葉哲學思想 (上)

一、顧炎武

1. 緒論.....	一
2. 論實學.....	四
3. 辨別朱陸.....	四
4. 論哲理.....	一四九

二、黃宗羲

1. 緒論 一一
2. 哲學思想 一五

甲、氣質之性 一五

乙、致知格物 三〇

丙、歷史哲學 三五

三、顏元

1. 緒論 四〇

2. 理氣 四四

3. 性 四九

4. 格物・致知 六三

5. 修養 六九

四、李塨

1. 傳略 七三